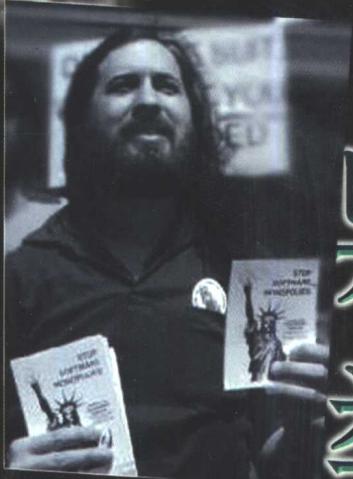


天骄网络文化丛书

赛伯空间

异类的



叶平治著
罗馨

● 天津教育出版社

叶平 罗治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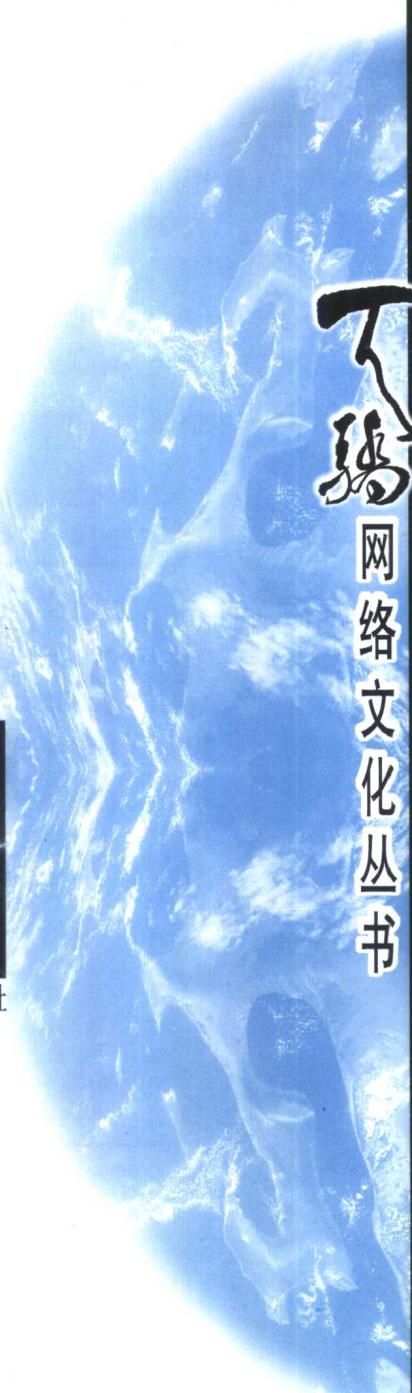


的
赛伯空间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下集
网络文化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伯空间的异类 / 叶平, 罗治馨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1
(天骄网络文化丛书)
ISBN 7-5309-3375-2

I. 赛… II. ①叶… ②罗…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102 号

天骄网络文化丛书

赛伯空间的异类

出版人 杨清文

选题策划 董 刚
作 者 叶 平 罗治馨
责任编辑 董 刚
装帧设计 逸 人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50 × 1168 毫米)
字 数 140 千字
插 页 3
印 张 8.75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309-3375-2/G · 2827
定 价 16.00 元



赛伯空间(代序)

赛伯空间(代序)

刷成白色的顶楼房间，四处摆满控制台，仪表灯像繁星般不断地闪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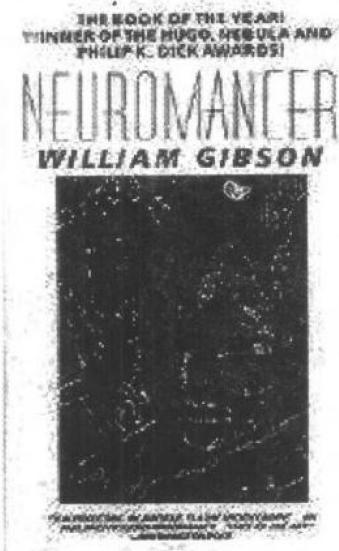
凯斯坐了下来，戴上头饰皮带，看着尘埃在从头顶天窗射进来的微弱光线中飞舞。监视器屏幕的一角正显示着倒计时。

显示屏尖叫着发出最后三秒的警告声。

三、二、一，开始！

赛伯空间从四个方位的基点上呈现在他的眼前，渐渐向前拉近，扑面向他罩了过来。

凯斯闭上双眼，伸手按下了开关，皮带上的电极被接通。



赛伯空间(代序)

《神经漫游者》

流畅的霓虹灯造型图景在眼前一一展开，向无限的空间延伸，这一切仿佛都在为他流动。他看到了东海岸核裂变管理局台阶式的红色金字塔，在美国三菱银行的绿色立方体后面闪烁，高处更远的地方，他看见了军事系统的螺旋形武器。凯斯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正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内，以一种超乎任何飞翔物的速度，迅速穿过一道道翠绿色和乳白色的墙。他在没有地平线的旷野上空旋转，蓝色的闪光塔顶在脚下呼啸而过，奇怪的是，每座尖塔似乎都由密密麻麻的数据构成，与曼哈顿摩天大楼的外形有点儿相似……

“波士顿，”远方传来莫莉的声音，“你下去吧。”

突然，在雪亮的眼底，银色的光幻视像从空间边缘翻滚而来，像似随意剪辑的电影一样闪过，符号、人影、脸部，一个个破碎的模糊不清的视觉影像构成了强烈的信息场。

“快！”他祷告着。一个灰色圆盘旋转起来，越来越快，逐渐变成了浅灰色的球体，开始变大。

流畅的霓虹灯造型图景在眼前一一展开，向无



凯斯启动了第二个程序，一种精心设计的病毒飞快地扑向了网络联合体中心的玻璃幕墙，这个金字塔发出了尖锐刺耳的警报。病毒顿时把用电子对抗技术构造的主壁垒钻破了一个洞。凯斯跟着病毒撞了进去，发现里面居然又是一片无边无垠的蓝色空间。他的正前方，巨大的有色代码球体悬浮着，他不敢迟疑，把身体挤进这个球的圆形穹顶。

凯斯的手不由自主地敲击着键盘，开始键入从一个有严重毒瘾的中级雇员那里买来的程序代码。不一会儿，随着子程序的启动，有色代码球的核心监视命令终于被修改完毕。

他平稳地向后转，病毒重新把窗口的纤维织好。直到这时，凯斯才感觉到左边大腿上火辣辣的疼痛……

1984年，移居加拿大的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 Gibson)为我们写下了个长篇的离奇故事，书名叫《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这本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喝彩，好评如潮，再版成风，赢得了科幻小说三大奖项：雨果奖、星云奖和菲利普·迪克奖。吉布森因此书的出版而一举成名。

吉布森的这部小说新奇而生动。它描写了反叛者兼网络独行侠凯斯，历经穷途潦倒、受尽屈辱的生活之后，只得受雇于某跨国公司，被派往全球电脑网络构成的空间里，去执行一项极具冒险性的任务。进入这个巨大的空间，凯斯并不需要乘坐飞





船或火箭，只需在大脑神经中植入插座，然后接通电极，电脑网络便被他感知。当网络与人的思想意识合为一体后，即可遨游其中。在这个广袤的空间里，看不到高山荒野，也看不到城镇乡村，只有庞大的三维信息库和各种信息在高速流动……

吉布森用他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电脑“屏幕之中另有一个真实的空间，这一空间人们看不到，但知道它就在那儿。……它是一种真实的活动的领域，几乎像一幅风景画”。吉布森幻想的这个空间，不仅可以包含人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人类制造的各种系统，如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系统等等，甚至也包含着上帝创造的东西。海德格尔在 20 世纪中叶描述说：“我们正进入世界图景的时代，世界对人来说已经变成一系列图景。”吉布森用他的科幻故事恰如其分地验证了这位哲学大师的预言。

在这部小说里，吉布森新创了一个奇怪的术语——“赛伯空间”(Cyberspace)。他告诉记者说，他创造“Cyberspace”一词的灵感，受启发于电脑游戏机前的一群孩子。透过那些孩子们如醉如痴的眼光，他突然感到，在他们的脑海和电脑屏幕之间，一定存在着这样一个虚拟地方——“赛伯”(Cyber)。我们知道，“赛伯”一词并非吉布森首创，它出自于美国科学家、“控制论之父”罗伯特·维纳创造的新词“控制论”(Cybernetics)。

从某种意义上讲，杰出的科幻作家就是未来学者，孩子们至今还爱不释手地阅读着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虽然他的科学幻想，如潜水艇、宇宙飞船等现在大都成了



事实。反过来讲,未来学者和科幻小说家类似,当托夫勒、奈斯比特关于信息时代的奇谈怪论第一次传到华夏大地,我们不是也像沉浸在布道式的幻觉中么?科幻作家吉布森生造出“赛伯空间”一词,生动地反映出电脑(电子的)与人脑(生物的)以及电脑网络文化(精神的)之间的联系,更具有电脑和网络时代的文化意蕴,反而被电脑网络爱好者乃至电脑科学界普遍认同,连带着“赛伯”(Cyber)都获得了与“电脑”(Computer)和“网络”(Net)相同的词义,成为能派生诸多电脑和网络新词汇的前缀。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将生活在两个“宇宙”之中。一个是原子和分子构成的物质世界,一个是数字化数据构成的虚拟世界,即赛伯空间。确切地讲,赛伯空间是思维和信息的虚拟世界,它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基本的平台,通过计算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文化交流,而无需面对面接触,只要在键盘上击键即可。赛伯空间文化则是知识经济时代特有的文化,正如迈克尔·沙利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目前用来交流的工具是个人电脑和网络,采用这两种工具,信息高速公路将推动并大大拓宽我们向赛伯空间文化的转变,这种新文化的标志无处不在。它的特征不是电子通信——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相反,是交互的性质标志着赛伯空间的特征。”

或许,吉布森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的“Cyber”所派生出的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英文单词,竟然就是“Cyberpunk”(电脑朋克),它也指人们深恶痛绝的那些“黑客”(Hacker)。不管吉布森愿意还是不愿意,他的名字也许永远与“电脑朋克”乃至



“电脑黑客”连在了一起。任何一部描写黑客历史的书籍，都要把显著的位置留给吉布森和他的《神经漫游者》。吉布森本人也确属科幻作家群中的“异类”人物。

1948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小镇上的吉布森，从小就处在被剥夺文化权利的环境里。自从一场大火烧毁了全镇惟一的图书馆后，没有任何人关心重建这个小镇的“精神家园”。他回忆说，这种环境只能让我胡思乱想，尽可能搜寻和阅读科学幻想书籍就是我的反叛行动。读高中时期，他因强烈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遭到美国征兵局除名，为此他辍学移居到加拿大的多伦多，最后定居在温哥华。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加拿大与美国相似，许多青年人崇尚“嬉皮士”文化，大多数是“滚石”摇滚乐队的崇拜者，而“朋客”（Punk）就是当时摇滚音乐界的专用术语，它特指那些衣着古怪、性格暴躁、心怀不满、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青年摇滚乐师。年轻的吉布森自然而然融入到这种文化氛围中。他在那里考上了大学，为了尽快修满学分，他选择了一门比较容易通过的科学课程。然而，面对着枯燥的毕业论文，吉布森感到十分苦恼。老师告诉他，你如果能够写出一篇科学故事，也可以替代论文而获得学分。吉布森接受了这个挑战，整整三个月的煎熬，他完成了自己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满怀反叛情绪的吉布森笔下的人物自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以复杂跳跃的情节，结合大量现代高科技的内容，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个幻想的“反叛者”，把微芯片、电脑网络、生



物工程的未来发展，与电脑黑客、智能机器人等组合成乌托邦。从此而后，当代的“朋客”就被用来泛指文化的叛逆者，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城市电脑牛仔”，即“电脑朋客”和“电脑黑客”，而“赛伯空间”也成为新一代“朋客”纵横捭阖的信息疆土。

历史现在已准确地告诉了我们，20世纪70年代在汽车库中发动的那场“计算机解放”运动，就是影响深远的第二次计算机革命。一大批狂热的美国青年，有的被称为“电脑玩家”，更多的人原本就是早期初电脑黑客，属于社会转型期的“边际人”。他们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和反主流文化的狂热，不断地寻找“精神家园”，或反战，或吸毒，或追随邪教，或摒弃理性。1975年5月，美国正式宣布越南战争结束，从战争中挣脱出来的黑客文化第三波，便从失范行为中发掘出创造新规范的成分。于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举起了反叛电脑主机模式的旗帜，背离传统大胆创新，在个人电脑和电脑网络里找到了灵魂的栖身处。曾在著名的施乐公司帕洛阿托研究中心(PARC)工作过的斯图尔特·布兰特这样写道：“忘掉反战抗议，忘掉长头发，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代人留下的真正遗产是电脑革命。”他们中间的另一些人，在更年轻的“反叛者”的加入和支持下，直到网络时代仍在为“自由软件”和自由精神而不懈地奋斗着。

随着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人们现在也知道，“赛伯空间”英雄神话已经消解，“边际人”的失范行为进而发展为失控和越轨，一大批现代黑客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些黑客利用高技术





手段在网络中为所欲为，或制造和散布电脑病毒，或非法入侵机密重地，或恶意捣毁和破坏系统，或者干脆打家劫舍截取账号盗窃钱财，甚至成立了许多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据美国有关报纸报道，黑客每年给全世界电脑网络带来的损失估计高达100亿美元。此外，互联网络上沉渣泛起，黄毒猖獗，反动的、色情的垃圾泛滥成灾。人们不禁要问：这是电脑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悲哀？为此，各国都在加紧研究防范对策，修订现行法律，设立“防火墙”系统，防止“赛伯空间”里的污浊蔓延。

我们将要给大家描述的，就是发生在“赛伯空间”里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同属于“赛伯空间”的异类，信息社会的“牛仔”。

目
录

解放计算机.....	1
酿造电脑.....	12
黑客溯源.....	25
反战迷幻药.....	37
蓝盒子.....	44
苏珊的报复.....	54
少年凯文.....	67
入侵者.....	79
恶习难改.....	90
跟踪追击.....	102
第一高手.....	117
网上决斗.....	128

目 录

企鹅潘戈.....	140
混沌俱乐部.....	149
平衡计划.....	159
猫鼠游戏.....	167
浮出水面.....	176
污点证人.....	187
蠕虫病毒.....	201
父与子.....	209
与虫共舞.....	219
沉重的代价.....	232
网络瘟疫.....	246
黑客战争.....	258



1976 年，美
国佐治亚州首
府亚特兰大市，
全美地方政府
官员大会即将
在桃树饭店大
舞厅召开。大会
议程的第一项，
居然是请一位
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者西奥多(特德)·尼尔森(T. Nelson)给
官员们演讲。

尼尔森满脸稚气，身着一件运动服，却不伦不类地系一条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标准领带，看上去有点像个大学预科生。

早上 8 点整，会议准时开始。尼尔森打开幻灯机，屏幕上显出了第一个标题：“计算机解放”。然而，当他扭开录音机的开关，播出的却是这样一个声音：“2001 年：一次宇宙空间的奥德赛。”会场里一片哗然。

第二张幻灯片呈现出彩色的图像，太阳正从一块巨石背后冉冉升起。镜头渐渐推近巨石，推出了一个大特写。原来巨石上放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小铁盒，标牌清晰地注明，这个盒子叫做“牛郎星 8800”。

突然，影像变成了尼尔森本人，十分滑稽可笑地戴着一副猴子面具，正洋洋得意地站在那块巨石上，用手把小铁盒高高

解放计算机

解放
计算
机



青年尼尔森

举过头顶。尼尔森的讲演从这里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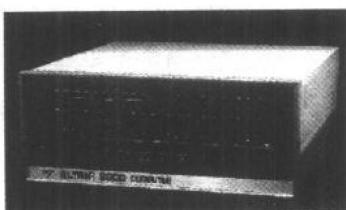
“先生们，”尼尔森大声叫喊着说，“请看，这个‘牛郎星’正是一台真正的微型计算机”。他停顿了一下，发现听众们正在交头接耳，赶紧接着说：“计算机只为那些高级专业人士占有，安放在装有空调

设备的玻璃房间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如今，像我手中的这种‘牛郎星’微型电脑，美国各地都可以买到。诸位不信，可以到你们当地的 BYTE 商行去打听一下，每台还不到 500 美元。”

尼尔森演讲的声音震耳欲聋，但他仍然把音量调到最大，以便结束他关于“2001 年”的报告：“去掉蒙在计算机身上的神秘面纱！计算机属于全体人民！”

听众们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全体起立，为他的讲演热烈鼓掌，喝彩声持续了五分钟。

特德·尼尔森绝对属于那个时代的“另类”。他虽然出生在纽约的一个艺术家庭，而且是这个家庭惟一



牛郎星计算机



家酿俱乐部活动

的儿子，但是，担任电影导演的父亲和作为职业演员的母亲，基本上不在家和他一起生活。尼尔森从小跟着祖父母长大，才华横溢却又极度孤独和任性，他一向反感循规蹈矩，也讨厌刻板的学校教育。

读七年级的时候，他差一点就铸成大错：在同学的鼓励下，尼尔森密谋用一把磨尖的螺丝刀“行刺”他的老师赫先生。尼尔森回忆到：“赫先生的身上集中了我所痛恨的教师所有的缺点——传统、浅薄，又特别喜欢关押学生并侮辱我们的人格。那天下午，我计划在体育馆附近动手。我心里盘算着‘行刺’计划，当然，我并不想杀死他，只打算在他的肩膀上戳个窟窿。我甚至想到‘行刺’时应该喊一句什么口号，就像凶手行刺林肯总统时做的那样。”

直到最后一刻，尼尔森心里开始发慌，感到不知所措，终于放弃了这个愚蠢的计划，慢慢地走出了教室。回家途中，他游荡在街头，心里萌生出影响他一生的四句话：“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人皆傻；多数当权者皆恶；上帝并不存在；一切都是谬误。”

就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少年时代的尼尔森心中种下了叛逆的种子，他所崇拜的英雄都是一些像卢梭那样的“反叛者”。随着年龄的长大，绝顶聪明的尼尔森毫不费力地获得斯





沃德莫大学哲学学位。随即又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专攻战略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计算机，而且是 IBM 公司生产的大型主机。

IBM 的大型主机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通常，它们被锁在保密室里，安装在玻璃墙内，保持着恒温恒湿。任何非专业用户想要计算或处理数据，都必须交给专门的操作员进行，他们类似于修道院的“祭师”，穿着白大褂，负责把穿孔卡片送进巨大的机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后才把结果交给用户。有时，你突然发现穿孔卡上错了一个数据，于是，他们只好沮丧地从头开始。

叛逆的尼尔森，天然憎恶这种“专制式”的计算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他就不断地抨击“大型主机”模式，幻想有一种供“个人”使用的计算机，它不需要任何“祭师”，更不需要动辄几十万美金的费用。1974 年 8 月，尼尔森把自己的抗议和幻想集中起来，出版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计算机解放》（这本书的副题叫做“梦想机器”），成为早期黑客们发动“计算机解放”运动的行动纲领和宣言书。

在尼尔森的自传里，他得意地写到：“就在我提出个人计算机九年之后，它突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的《计算机解放》刚刚出版了四个月，《大众电子》杂志封面上，刊登了这台牛郎星 8800——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的照片。”

“我是正确的！至少，革命开始了！”

尼尔森从此被邀请四处讲演，他的发言涉及到人性解放、